

卷二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撰者 漢 桓寬 撰，明 張之象 注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編號 C4445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47







鹽鐵論卷之二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

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

有地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

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賣子者。何

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若干步畝之數。

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知去聲者有百人之而無止民猶若不足

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

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

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

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

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

塗說文曰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

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

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

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

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

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

形也貨殖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

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楛丹楹大

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

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

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

欲不制。借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
 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
 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
 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
 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嗃菽
 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
 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
 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古之
 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古之
 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
 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
 盡物也。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
 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

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
 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
 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
 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
 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
 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
 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坊記曰。子
 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
 不斂。濟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棄弊。一質一文。非
 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
 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侯
 玄曰。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
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
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

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

極而衰。終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

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

禁。則姦貞並行。夫音扶臣富相侈。下專利則

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音潮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

易無。抱布買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後世即有

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

民滋偽。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

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

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

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

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

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

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

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
夫音扶救偽以質。坊古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
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
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前煎止燔。以火止沸。

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沸乃不。上好去禮。則

民闇飾。上好去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

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詩

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亂

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治亂。道一

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

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夫。主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主好劍。而國

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

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注音錢冶鐵煮

鹽。吳王擅鄣。音漳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

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

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

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

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銀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擢船為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河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有鑄錢之禁。禁故吳鄧錢布天下。

樂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
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
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洛音其後稍去

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易

而民益疑。往音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

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

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

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

者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衝二官作吏近

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

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音以美質

茂音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

滋益甚。夫音鑄音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

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
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
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叢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
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而藏之。

况人主之山海乎。夫音扶權利之處。必在深

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

鐵未音龍。以有胸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

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

賑澹古瞻字。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

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

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

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

曹邴氏也。或曰。以興富于臨胸。故曰胸邴

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漢則招致天

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

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吳反。

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

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

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

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

淮陰人枚乘。皆遊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

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

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

南越。北連匈奴。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

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

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

陵之水。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

與七國合謀。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

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音夫不蚤

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吕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

匣。賈反質篇曰：魏文侯御廩焚，文侯素服辟

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

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坊

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其終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

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政理篇曰：文

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請藏於百姓之間。

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

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

桓專魯。六卿分晉。聖賢羣輔錄曰。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

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會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范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

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

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音潮廷一家

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音胸邛音丙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

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

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列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音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音邴音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

澹古贍字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

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

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

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

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於野。而草萊不

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

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

富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

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

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音兩丙音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

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

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

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為去聲利

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

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

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

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

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

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注音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



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

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

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

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

百越。師旅數音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

入穀射官。救急音澹古贍不給。食貨志曰。元狩

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率

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

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

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

功之勤。養勞勸音之民。此用麩齋之時。釋名曰。麩

煮米使糜爛。粥。淳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

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

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

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太父。民良望

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

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

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

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昭傳。急者乘一

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今公

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

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

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軌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智。伯廚人亡。多。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

者亦忘大也。秦族訓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

而未。可以治大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

坎井之鼃。蛙音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披上聲

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賀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

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通作瀕，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

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指武篇曰：文王欲伐崇，先宣

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周紀曰：崇侯虎諱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譜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武王繼之。

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周紀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

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紂，不敢自專，遂與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

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于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

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遷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侯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

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
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
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曹沫棄
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

立霸功。汜論曰。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

足不旋踵。勿頸於陣中。則終身為破軍擒

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

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

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

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

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

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

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紲之中。立齊國之

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

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

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效小節者。不能行大

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
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
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
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
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曹沫為魯君。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
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
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
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
之上。顧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
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
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忍小

取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故志大者遺小。

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

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匈奴

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言象天單于然也。故未遑扣扃之義。

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與大美者不疵細瑕。

文學曰。鸞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筭之憂。坎井

之鼃。音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

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

翼而趙高沒淵也。張子曰。李斯族誅。卒擊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

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

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

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眾不能畢。

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

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

苦。而拘儒之所憂也。伍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

書。滅聖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

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

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土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嘗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上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去聲秦也。內立法度。嚴刑

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

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

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

以澹。古瞻字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

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

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

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

憂也。蔡澤曰。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

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

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

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

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

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

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刑。穀虧。果實繁者。木必廩。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熹夜

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

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

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合集也。成也。亂也。秦族訓曰。商

也。商

也。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滅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
 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
 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
 楚。習於行陣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惡鳥音在利用不竭而民
 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
 於內。冊通作策。謀也。籌也。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
 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
 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
 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

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音灰亡。春秋曰。未言

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

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脚。古本作

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匱說林訓曰。匱。許慎曰。蟬。匱。車類也。匱。當讀如嬰。負子

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

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

無周呂之鑿枘。音枘。音則。功業不成。左傳曰。子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斷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

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

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

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

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

國。共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為刑。城。爭地。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

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刑既嚴峻矣。又

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

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音朔矣。又外禁山

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

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

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

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音郎之鑿。雖公

輸子不能善其柶。音音土之基。雖良匠不

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

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

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

者。應之曰。然。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

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

上古之為醫。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

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

者。舉而來者。皆半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

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

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育。莫。炊。灼。九。竅

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

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

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

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

別白。黑者。太十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

然。入詎之。太子股陰當温。耳中焦焦。如有嘯

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

跳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

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

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

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詎之。先造軒光之竈。八

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

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

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

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

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

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痼痼。不可救藥。甚之

之辭也。下蔡威公曰。病之將死也。不

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

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

三

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慎許

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

貞曰。案商君者。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

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

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

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

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

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蓄積籌策。

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

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

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

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

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

身死而眾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

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

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此

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所謂孿胸之知。聲而去。而愚人之計也。
也。胸。脰。曲。也。胸。脰。曲。也。

也。夫扶音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

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

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

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

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繆稱訓曰。聖

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

關。驟纒。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

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去

之士。鬪音茸音之所惡。汗音也。詩解曰。戚施

也。李善曰。鬪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

詁。以為鬪。鬪。劣也。呂忱字林曰。鬪茸。不肖

也。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駿馬以材死。直士

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官。尊賢篇

曰。陽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

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

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

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

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

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

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

大治。由是觀之。遠近

之人。不可以不察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

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

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

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

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

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

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夫音扶。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去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音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音疵。

慈說文云。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孔子曰。事

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繆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幸之有。不

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高而勿矜。

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

不疾其能。而世不如其業。大禹謨。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

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

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

惟其咎也。

秦策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

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黜劓其傅。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行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合從

音縱

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

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要略曰。晚世之

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韓嬰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屠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楚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

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諫不聽。囚箕子以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伍員相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

闔閭以伯音夫差音去不道。流而殺之。

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霸。越絕書曰。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

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

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

篇曰。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人。臣盡節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人臣盡節。

以狗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

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

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耻。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

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率擒勁吳。令越

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泚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

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驕主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劍也。

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

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劍。遂伏劍而死。吳王

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應劭曰。

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楫形。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憊。音。怛。音。姐。

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

陸子曰。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君于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

繆稱訓曰。人為之。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

也。

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不能必免其禍。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是以比干死而

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衛鞅傳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



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政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虔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以帝王術。扶持浮說。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胙。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

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信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以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詞。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氏奪伯氏邑三百戶。無然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伯者之佐哉。

鹽鐵論卷之二



東洋圖書印

